

於五印度。迦溼彌羅。鄔僅。尼泊爾。藏中諸地。所有弟子不可思數。然主要者。印度有四。謂與依怙智慧平等大善巧師。號毘陀跋。及法生慧。中獅地藏。或復加入友密為五。哦日則有寶賢譯師。拏錯譯師。天尊重菩提光。後藏則有迦格瓦。及廓枯巴天生。羅札則有卡巴勝位。及善護。康地則有大瑜伽師。阿蘭若師。智慧金剛卡達敦巴。中藏則有枯嚙種三。是等之中。能廣師尊所有法業。大持承者。厥為度母親授記荊。種敦巴勝生是也。造者殊勝略說如是。廣則應知出廣傳文。

顯示法殊勝中。法者此教授基論。謂菩提道炬。依怙所造雖有多論。然如根本極圓滿者。厥為道炬。具攝經咒所有樞要而開示故。所詮圓滿。調心次第為最勝故。易於受持。又以善巧二大車軌。二師教授而莊嚴故。勝出餘軌。

此論教授殊勝分四。通達一切聖教無違殊勝。<sup>二</sup>一切聖言現為教授殊勝。<sup>三</sup>易於獲得勝者密意殊勝。<sup>四</sup>極大罪行自趣消滅殊勝。今初

聖教者。如般若燈廣釋中云。「言聖教者。謂無倒顯示。諸欲證得甘露勝位。若人若天。所應遍知。所應斷除。所應現證。所應修行。即薄伽梵所說至言。」謂盡勝者所有善說。

達彼一切悉無違者。謂於此中解了。是一補特伽羅成佛之道。此復隨其所應。有是道之正體。有是道之支分。此中諸菩薩所欲求事者。謂是成辦世間義利。亦須遍攝三種種性所化之機。故須學習彼等諸道。如釋菩提心論云。「如自定欲令。他發決定故。諸智者恆應善趣無謬誤。」釋量亦云。「彼方便生因。不現彼難宣。」自若未能如實決定。不能宣說開示他故。

了知三乘道者。即是成辦菩薩求事所有方便。阿逸多云。「諸欲饒益眾生。由道種智成辦世間利。」勝者母中亦云。「以諸菩薩應當發起一切道。應當了知一切道。謂所有聲聞道。所有獨覺道。所有佛陀道。如是諸道亦應圓滿。亦應成辦諸道所作。」故有說云。是大乘人故。不應學習劣乘法藏者。是相違因。

趣入大乘道者。有共不共二種道。共者即是劣乘藏中所說諸道。此等何因而成應捨。故除少分希求獨自寂靜樂等不共者外。所餘一切。雖大乘人亦應修持。故諸菩薩方廣藏中。廣說三乘。其因相者亦即此也。

復次正遍覺者。非盡少過。圓少分德。是遍斷盡一切種過。周遍圓滿一切種德。能成辦

此所有大乘亦滅眾過備起眾德。故大乘道遍攝一切餘乘所有一切斷證德類。是故一切至言。悉皆攝入成佛大乘道支分中。以能仁言。無其弗能盡一過失。或令發生一功德故。又彼一切大乘亦無不成辦故。

設作是云。若入波羅蜜多大乘。雖須劣乘法藏所說諸道。然於趣入金剛乘者。度彼岸乘所有諸道非為共同。道不順故。此極非理。以度彼岸道之體性。悉皆攝入。意樂。謂於菩提發心。行。謂修學六到彼岸。是則一切定應習近。如勝金剛頂云。「縱為活命故。不應捨覺心。」又云。「六度彼岸行。畢竟不應捨。」又餘咒教。宣說非一。

眾多趣入無上瑜伽曼陀羅時。亦多說須受共不共二種律儀。共者即是菩薩律儀。受律儀者。即是受學三聚戒等菩薩學處。除發心已如其誓受學所學處而修學外。雖於波羅蜜多乘中。亦無餘道故。又金剛空行及三補止。金剛頂中。受阿彌陀三昧耶時。悉作是云。「無餘受外密。三乘正妙法。」受咒律儀須誓受故。由見此等少有開遮不同之分。即執一切。猶如寒熱遍相違者。是顯自智極粗淺耳。

如是唯除少分別緣開遮之外。諸正至言。極隨順故。若趣上上三乘五道。必須完具下

下乘道功德種類。波羅蜜多道者。如佛母中云。「所有去來現在佛。共道是此度非餘。」是趣佛陀道之棟梁。故不應捨。金剛乘中亦多說此。故是經續二所共道。若於其上更加密咒。諸不共道。灌頂。三昧耶。律儀。二種次第及其眷屬。故能速疾趣至佛陀。若棄共道。是大錯謬。若未獲得如是知解。於一種法獲得一分相似決定。便謗諸餘。特於上乘若得發起一似勝解。如其次第。遂謗棄捨下乘法藏諸度彼岸。即於咒中亦當謗捨下三部等。則當集成極相。係屬甚易生起。尤重異熟。毀謗正法深厚業障。其中根據至下當說。

是故應當依善依怙。於其一切正言。皆是一數取趣成佛支緣。所有道理。令起定解。諸現能修者。即當修習。諸現未能實進止者。亦不應以自未能趣而為因相。即便棄捨。應作是思。願於何時於如是等。由趣遮門。現修學耶。遂於其因。集積資糧。淨治罪障。廣發正願。以是。不久。漸漸增長智慧能力。於彼一切悉能修學。善知識敦巴仁波卿亦云。「能知以四方道。攝持一切聖教者。謂我師長。」此語即是極大可觀察處。由是因緣。以此教授能攝經咒一切扼要。於一補特伽羅成佛道中而正引導。故此具足通達一切聖教無違殊勝。

一切聖言現為教授者。總之能辦諸欲解脫。現時久遠一切利樂之方便者。是即唯有

勝者至言。以能開示一切取捨要義。盡離謬誤者。獨唯佛故。如是亦如相續本母云。「此世間中更無善巧於勝者。遍智正知無餘勝性定非餘。是故大仙自立契經皆勿亂。壞牟尼軌故彼亦損於正法。」故諸契經及續部寶勝者聖言。是勝教授。雖其如是。然因未代諸所化機。若不具足定量釋論及善教授。於佛至言自力趣者。密意莫獲。故諸大車。造諸釋論及諸教授。是故若是清淨教授。於諸廣大經論。須能授與決定信解。若於教授雖多練習。然於廣大佛語釋論所有義理。不能授與決定信解。或反顯示彼不順道。唯應棄捨。若起是解。諸大經論是講說法。其中無有可修要旨。別有開示修行心要正義教授。遂於正法執有別別講修二法。應知是於無垢經續無垢釋論。起大敬重而作障礙。說彼等中。不顯內義。唯是開闢廣大外解。執為可應輕毀之處。是集誹謗正法業障。是故應須作如是思而尋教授。諸大經論對於諸欲求解脫者。實是無欺最勝教授。然由自慧微劣等因。唯依是諸教典。不能定知是勝教授。故應依止善士教授。於是等中尋求定解。莫作是念起如是執。謂諸經論唯是開闢廣博外解。故無心要。諸教授者。開示內義故是第一。

大瑜伽師菩提寶云。「言悟入教授者。非說僅於量如掌許一小函卷而得定解。是說

了解一切至言皆是教授。」又如大依怙之弟子修寶喇嘛云：「阿底峽之教授於一座上，身語意三，碎為微塵。今乃了解一切經論皆是教授。」須如是知。如敦巴仁波卿云：「若曾學得眾多法已，更須別求修法軌者，是為錯謬。」雖經長時學眾多法，然於修軌全未能知。若欲修法，諸更須從餘求者，亦是未解如前說義而成過失。此中聖教，如俱舍云：「佛正法有二，以教證為體。」除其教證二聖教外，別無聖教。教正法者，謂是決擇受持道理修行正軌。證正法者，謂是如其前決擇時所決擇已而起修行。故彼二種，成為因果。如跑馬時，先示其馬所應跑地，既示定已，應向彼跑。若所示地是此跑處而向餘跑者，定成笑事。豈可聞思決擇此事，若修行時修行所餘，如是亦如修次第後編云：「復次聞及思慧之所通達，即是修慧之所應修，非應修餘，如示跑地而應隨跑。」如是由此教授，能攝一切經論道之樞要。於從親近善知識法乃至止觀，此一切中諸應捨修者，即作捨修。諸應舉修者，即以擇慧而正思擇。編為行持次第引導，故一切聖言皆現為教授。若不爾者，於非圓滿道體一分，離觀察慧，雖盡壽修，諸大經論非但不現為真教授，且於彼等，見唯開闢博大外解，而謗捨之。現見諸大經論之中所詮諸義，多分皆須以觀察慧而正觀擇。此復修時若棄捨者，則於彼等

何能發生定解。見為最勝教授。此等若非最勝教授。誰能獲得。較造此等尤為殊勝教授論師。如是若能將其深廣契經及釋現為教授。則其甚深續部及論。諸大教典。亦無少勞現為教授。則能發起執持彼等為勝教授所有定解。能盡遮遣妄執彼等非實教授。背棄正法諸邪分別馨無所餘。

易於獲得勝者密意者。至言及論諸大教典。雖是第一最勝教授。然初發業未曾慣修補特伽羅。若不依止善士教授。直趣彼等難獲密意。設能獲得。亦必觀待長久時期。極大勤勞。若能依止尊長教授。則易通達。以此教授。能速授與決定解了經論扼要。其中道理於各時中茲當廣說。

極大惡行自行消滅者。如白蓮華及諦者品宣說。一切佛語。或實或權。皆是開示成佛方便。有未解是義者。妄執一類為成佛方便及執他類為成佛障礙。遂判好惡。應理非理。及大小乘。謂其菩薩須於是學。此不須學。執為應捨。遂成謗法。遍攝一切研磨經云。「曼殊室利。毀謗正法。業障細微。曼殊室利。若於如來所說聖語。於其一類起善妙想。於其一類起惡劣想。是為謗法。若謗法者。由謗法故。是謗如來。是謗僧伽。若作是云。此則應理。此非應理。是



為謗法。若作是言。此是為諸菩薩宣說。此是為諸聲聞宣說。是為謗法。若作是言。此是為諸獨覺宣說。是為謗法。若作是言。此者非諸菩薩所學。是為謗法。」若毀謗法。其罪極重。三摩地王云。「若毀此瞻部洲中一切塔。若毀謗契經。此罪極尤重。若弑盡殞伽沙數阿羅漢。若毀謗契經。此罪極尤重。」雖起謗法。總有多門。前說此門極為重大。故應勵力而斷除之。此亦若能獲得如前定解。即能遮除。故其惡行自趣息滅。此定解者。應由多閱諦者品及妙法白蓮華經。而尋求之。諸餘謗法之門。如攝研經中。應當了知。

如何講聽二種殊勝相應法中分三。<sup>一</sup>聽聞軌理。<sup>二</sup>講說軌理。<sup>三</sup>於完結時共作軌理。初中分三。<sup>一</sup>思惟聞法所有勝利。<sup>二</sup>於法法師發起承事。<sup>三</sup>正聽軌理。今初

聽聞集云。「由聞知諸法。由聞遮諸惡。由聞斷無義。由聞得涅槃。」又云。「如入善覆蔽。黑暗障室內。縱然有眾色。具眼亦莫見。如是於此中。生人雖具慧。然未聽聞時。不知善惡法。如具眼有燈。則能見諸色。如是由聽聞。能知善惡法。」本生論亦云。「若由聞法發信意。成妙歡喜獲堅住。啟發智慧無愚癡。用自肉買亦應理。聞除癡暗為明燈。盜等難攜最勝財。是摧愚怨器開示。方便教授最勝友。雖貧不變是愛親。無所損害愁病藥。摧大罪軍最勝軍。」